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研究成果

文
学
论
丛

走向真理的探索

张杰著

EXPLORATION TOWARD TRUTH
A THEORETICAL STUDY ON RUSSIAN RELIGIOUS
AND CULTURAL CRITICISM IN SILVER AGE
白银时代俄罗斯宗教文化批评理论研究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研究成果

走向真理的探索

张杰 著

EXPLORATION TOWARD TRUTH
A THEORETICAL STUDY ON RUSSIAN RELIGIOUS
AND CULTURAL CRITICISM IN SILVER AGE
白银时代俄罗斯宗教文化批评理论研究

文
学
论
丛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走向真理的探索——白银时代俄罗斯宗教文化批评理论研究/张杰
著.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5

(文学论丛)

ISBN 978-7-301-20501-3

I. ①走… II. ①张… III. ①宗教文化—文艺评论—理论研究—俄罗斯—近代 IV. ①I51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66991 号

书 名: 走向真理的探索——白银时代俄罗斯宗教文化批评理论研究

著作责任者: 张 杰 著

责任编辑: 李 哲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0501-3/B·1042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信箱: zbing@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9634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 毫米×980 毫米 16 开本 15 印张 220 千字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9.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目 录



绪论 白银时代俄罗斯宗教文化批评理论概述	(1)
第一节 真理的探索：理性化与非理性化的融合	(3)
第二节 认识范式的转换：由“二位一体” 走向“三位一体”	(8)
第三节 审美理想的变更：宗教与艺术关系 的重新认识	(13)
第一章 对批评的思考与文学批评的方法	(20)
第一节 真理的存在：一根无限的问题链	(22)
第二节 逆向的发展：一个动态的阐释过程	(25)
第三节 神人的交融：一种宗教人道主义的批评	(27)
第二章 索洛维约夫：完整知识	(30)
第一节 思想的形成与发展轨迹	(31)
第二节 完整知识理论——宗教人道主义批评的基础	(35)
第三节 索菲娅形象与神人论	(40)
第四节 伦理学观点：善与万物统一	(41)

第五节 美学观：真善美的物质统一性	(45)
第六节 万物统一思想与俄国象征主义	(48)
第三章 罗赞诺夫：性与宗教	(51)
第一节 生平与主要著述	(52)
第二节 生活化：性与宗教	(55)
第三节 文学化：思想与批评	(59)
第四章 特鲁别茨科伊兄弟：聚和性意识与生命的意义	(66)
第一节 两兄弟的生平及主要论著	(68)
第二节 谢·尼·特鲁别茨科伊：聚和性意识	(70)
第三节 叶·尼·特鲁别茨科伊：生命的意义	(72)
第四节 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中的“聚和性”意识	(76)
第五章 梅列日科夫斯基：新宗教意识	(85)
第一节 生平与主要创作	(86)
第二节 新宗教意识	(90)
第三节 象征主义批评	(95)
第六章 舍斯托夫：悲剧哲学	(100)
第一节 生活与思想轨迹	(101)
第二节 存在主义哲学的先驱	(104)
第三节 圣经哲学：走向信仰之路	(107)
第四节 悲剧哲学批评	(110)
第七章 伊凡诺夫：现实主义的象征主义	(120)
第一节 生平与创作之路	(122)
第二节 现实的象征化：酒神崇拜	(124)
第三节 象征的现实化：合唱原则	(127)
第四节 象征与现实之间：文本现实性的逆向延伸	(130)
第八章 洛斯基：具体的理想现实主义	(134)
第一节 走向哲学之路	(136)
第二节 具体的理想现实主义	(139)

第三节	上帝存在的直觉主义证明	(141)
第九章	布尔加科夫：“三位一体”	(145)
第一节	思想的形成与三个发展阶段	(146)
第二节	宗教唯物主义与索菲娅学说	(149)
第三节	“三位一体”的文学批评	(152)
第十章	别尔嘉耶夫：东正教人本主义	(156)
第一节	生平与思想探索	(157)
第二节	在马克思主义、唯心主义、俄罗斯 宗教文化之间	(162)
第三节	走出悲剧的人本学哲学	(166)
第四节	东正教人本主义	(170)
第五节	精神解放：摆脱客体化世界的羁绊	(173)
第六节	地理位置与民族精神之间的同一	(177)
第七节	救世的宗教文化批评	(179)
第十一章	弗兰克：直觉主义的宗教人道主义	(184)
第一节	思想的两次转向	(185)
第二节	虚无主义伦理学	(189)
第三节	黑暗之光：善恶与拯救之间	(191)
第四节	直觉主义的宗教人道主义	(194)
第五节	庸俗人道主义批判	(198)
第十二章	弗洛连斯基：宗教与艺术	(201)
第一节	生平与思想演变	(202)
第二节	思想探索的三个阶段	(204)
第三节	宗教与艺术关系的重新阐释	(206)
结语	从科学转向宗教：反思与启示	(210)
主要批评家及其论著索引		(219)
术语和概念中俄文对照表		(226)
后记		(232)

绪论 白银时代俄罗斯宗教 文化批评理论概述



翻开 20 世纪俄罗斯文学批评理论发展的历史画卷,读者不难发现这样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在 20 世纪的两端,即在 19 世纪与 20 世纪之交,以及 20 世纪末与 21 世纪初,宗教文化批评理论都十分活跃,并且成为俄罗斯文学批评理论的主要派别之一。

近 10 多年来,我国俄罗斯文学研究界已经对 19 世纪末与 20 世纪初或曰白银时代的俄罗斯文学予以了充分的关注。虽然与西方学术界相比,我们的研究确实起步得太晚,其学术性本身也较为缺乏,但是毕竟白银时代的俄罗斯文学创作被大量介绍过来,这一时代的文学及其批评研究也成为了学界关注的热点,这使得广大中国读者可以有所了解这一长期被政治风尘淹没的历史成就。

然而,在白银时代的俄罗斯文学研究中,理论研究就一直是

一个薄弱环节,对于这一时期的俄罗斯宗教文化批评理论就更缺少深入的探索。与此相反,原苏联和西方学术界却把这一理论的研究放到了白银时代俄罗斯文学研究的首要位置。也许宗教文化的思想是这一时期俄罗斯文学创作与批评的灵魂,也许在大动荡的年代几乎重要的俄罗斯思想家、批评理论家都存在着信仰思考的问题,也许自古希腊罗马以来文学艺术与宗教就一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许还有种种理由。一大批白银时代俄罗斯宗教文化批评理论家、哲学家、思想家成为理论界关注的对象,如弗拉基米尔·谢尔盖耶维奇·索洛维约夫(1853—1900)、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罗赞诺夫(1856—1919)、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特鲁别茨科伊(1862—1905)、叶甫盖尼·尼古拉耶维奇·特鲁别茨科伊(1863—1920)、德米特里·谢尔盖耶维奇·梅列日科夫斯基(1865—1941)、列夫·舍斯托夫(1866—1938)、尼古拉·奥努夫里耶维奇·洛斯基(1870—1965)、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布尔加科夫(1871—1944)、尼古拉·亚历山德洛维奇·别尔嘉耶夫(1874—1948)、谢苗·路德维果维奇·弗兰克(1877—1950)巴维尔·亚力山德洛维奇·弗洛连斯基(1882—1937)等。

在法国和意大利出版,后由俄罗斯“进步—铅字”出版集团译成俄文的七卷本《俄罗斯文学史》中的《20世纪俄罗斯文学史·白银时代》卷里,“白银时代的俄罗斯宗教哲学探索”就被列专章论述,巴·亚·弗洛连斯基、谢·尼·布尔加科夫、尼·亚·别尔嘉耶夫、列夫·舍斯托夫等批评家成为被研究的重点。^①在20世纪90年代的俄罗斯,弗·谢·索洛维约夫、巴·亚·弗洛连斯基、谢·布尔加科夫、尼·亚·别尔嘉耶夫、列夫·舍斯托夫等人的文集也纷纷出版或再版。

① Жорж Нива и т. д.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XX века: Серебряный век.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кая группа «Прогресс» — «Литера». 1995. С. 180-241.

其实,开展对白银时代俄罗斯宗教文化批评理论的研究,一方面可以使得这段被尘封了数十年的文学批评理论重见天日,还文学史以本来面目;另一方面更能够让我们从中获得理论思维、批评方法和审美理想等方面的启示。探讨白银时代俄罗斯宗教文化批评理论家们给我们留下的丰富遗产,将对我们的文学研究和创作产生积极的影响。他们在对真理的执著探索中、在对世界与人的关系的思考中、在研究艺术的时空构造中,采取了一些独特的认识方式和批评方法,这些无疑是极有价值的人类文明成果。也许正因为如此,白银时代的俄罗斯宗教文化批评理论,乃至整个白银时代的俄罗斯文学创作与批评,才会具有这样的魅力,成为当代俄罗斯文学研究和批评关注的热点。

第一节 真理的探索:理性化与非理性化的融合

在西方文学创作和批评理论的发展过程中,也许由于受到“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影响,“理性化”与“非理性化”倾向往往被视为是两种相互对立的倾向。特别是到了20世纪上半期,黑格尔的理性主义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非理性化”倾向或多或少地表现在许多批评和创作流派之中,已经成为西方文学批评理论和创作发展的主要趋向之一。

然而,“非理性化”倾向真的是与“理性化”倾向相互对立的吗?以“非理性化”为主要特征的批评理论,如克罗齐的表现主义等,确实对以黑格尔为代表的理性主义进行过猛烈的批判,不过,批判并非没有联系,也并非一定是完全对立。难道“理性化”倾向与“非理性化”倾向之间就不是一种既相互对峙又相互依存的关系吗?更何况,有些所谓的以非理性化著称的批评理论流派,如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也仅指研究的对象是非理性的,是“无意识”的,而自身的理论和批评方法却是十分理性的。

精神分析的问题恰恰是在于把非理性的领域意识化了。

白银时代的俄罗斯宗教文化批评理论家们在对真理的探索过程中,就努力把“理性化”与“非理性化”倾向有机地结合起来,在不确定的、虚无缥缈的彼岸世界中寻找相对确定的、人世间的真理。

与许多其他哲学和文学理论流派一样,白银时代俄罗斯宗教文化批评理论流派的探索也开始于对世界本质的认识和对真理的追寻。19世纪末俄罗斯著名哲学家、宗教文化研究者弗拉基米尔·谢尔盖耶维奇·索洛维约夫是这一学派的精神领袖。他的理论基础就是一种把科学、哲学和神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完整知识体系。这一体系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把“理性化”与“非理性化”结合了起来,为白银时代俄罗斯宗教文化批评理论奠定了基础。在他的批判传统的影响下,白银时代的俄罗斯宗教文化批评理论家们运用形而上学的哲学研究方法,在探讨真理和世界本源的基础上,把哲学、宗教、艺术、文学等问题综合起来考察,力图揭示出真理的本质,探索出一条独特的宗教文化批评途径,走过了一条把现实世界与彼岸世界、科学研究与宗教研究、“理性化”倾向与“非理性化”倾向结合起来的真理探索之路。

瓦·瓦·罗赞诺夫的精神探索是十分有趣的。他的思想和理论对传统的基督教意识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和改造。他一方面沉湎于东正教的神学思想,驰骋于上帝的宗教世界,另一方面却又不忘与现实生活的紧密联系,他甚至突破一般宗教的禁区,把性与宗教结合起来,一边是最圣洁的、最崇高的理性——上帝,一边却是最粗俗的、最低级的非理性——性欲。也许正是这样,瓦·瓦·罗赞诺夫才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真理探索风格,从而在白银时代俄罗斯的宗教文化批评思潮中独树一帜。

特鲁别茨科伊兄弟在真理探索的道路上也深受弗·谢·索洛维约夫的影响,努力把哲学研究的理性分析与宗教研究中的

非理性化因素联系起来,把纯理论探索与现实生活结合起来,哥哥谢尔盖的理论探索主要有两个方面:希腊理性主义与旧约启示之间的关系以及“聚和性意识”问题。他强调的“聚和性意识”就是真理、博爱和理想人类的认识载体,它把人类意识的普遍性问题与具体的存在相融合,克服了哲学研究的抽象性。在哥哥谢尔盖那里,真理存在于理性与非理性的结合体——教会之中。

弟弟叶甫盖尼的代表作《生命的意义》在揭示战争与革命的破坏性同时,说明了世界的荒诞性,甚至提出在荒诞的世界之中,怎么能够确定意义的存在?他是从超越现实的宗教领域中来肯定生命价值及其意义的。他认为,生命的意义就在于探索真理,而真理的探索则应该在理性与非理性的融合之中。因为如果生命和世界没有意义,人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但是如果意义仅仅在有限的意识或曰理性范围内,又肯定是不够的。要进入绝对意识的领域,也就是更高层次的非理性,是意识推理所不能够企及的,是绝对精神的。

德·谢·梅列日科夫斯的新宗教意识批评则公然树起了“寻找上帝”的旗帜,希望努力摆脱实证主义困扰,走向神性的理想论。在文学创作中,他猛烈抨击了社会小说和市民小说,让诗歌和散文去叩响永恒的精神之门。在高度理性化和非理性化交融的基础上,他开创了俄国象征主义的先河,以揭示生活的真谛;他在上帝的世界中,寻找着文化的真实,推动着一场精神价值取向明确的宗教文化更新的思想运动。

列夫·舍斯托夫则是坚决反对传统哲学的理性、自明和绝对真理的,他自己也从未设想过要建立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然而,他对理性主义的批判则恰恰显示出理性意识的影响,在理性思维的指导下,在非理性化的境地中探寻着真理。他的哲学可以分为悲剧哲学和圣经哲学。前者揭示了人的悲剧性困境以

及人与理性、科学以及道德的抗争；圣经哲学则指明了一条拯救人类的精神之路，也就是绝对精神的信仰之路。

而尼·奥·洛斯基的真理探索可以说是理性与非理性结合的典范。他的形而上学的哲学理论是与神学思想紧密相联系的。一般说来，尼·奥·洛斯基的思维方式是形而上学的，而学术归属则是神学的，他既是一位莱布尼茨主义者，也是一位直觉主义者，总之是一位把纯哲学与神学研究有机联系起来的宗教哲学家。他的理论渊源显然受到了弗·谢·索洛维约夫的万物统一学说的深刻影响。

在真理的探索过程中，谢·尼·布尔加科夫也是延续着索洛维约夫的基督教人文主义传统。他对此岸世界感到失望，转向到宗教中去寻找人的博爱精神，并把这种精神视为人类追求的真理。

不过，他对索洛维约夫的“精神”与“现实”的二位一体的世界进行了改造，强调研究的“三位一体”并且赋予其以新的内涵。在他这里，理性与非理性世界的融合不再是纯粹的“圣父、圣子和圣灵”的“三位一体”，而是物质（客体）、精神（主体）和存在。他坚持，精神只有通过存在才能与个性同一。

进而说到尼·亚·别尔嘉耶夫，他的名字是与白银时代俄罗斯宗教文化批评理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他被誉为“20世纪俄罗斯的黑格尔”，但又没有像黑格尔那样仅仅在纯理性思辨的领域中探索。在他的思想中，对人性的历史和伦理学的宗教考察是占主导位置的。在他的理论核心中最根本的一点是，人是神性与魔性的结合，是这个意义上的神性存在。人要摆脱孤独，走出悲剧，就一定要借助于神性和信仰的力量。只有如此，人才可以在追求无限的精神生活中，克服生命的有限和死亡，直视残酷的现实，才能够实现人的自由和理想的创造，从而获得真正的解放。

与尼·亚·别尔嘉耶夫关系较为密切的恐怕要数谢·路·弗兰克了。他们曾经一起为了俄罗斯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为了真理的探索、个性的自由和人的精神解放,而共同努力奋斗过。他坚持要把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经济解放与精神解放结合起来。他始终强调,神的事业,是用照亮黑暗之神圣的光明,去照亮自然,照亮人类。神的事业是彻底拯救人,而人的事业是部分地拯救世界。谢·路·弗兰克认为,理性与非理性之间并非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他从认识论的角度,说明了人的认识能力是由理性和非理性的直觉组成的。因此,谢·路·弗兰克的宗教人道主义被称之为直觉主义。

巴·亚·弗洛连斯基在自己的第一部学术论著《真理的柱石与确立——东正教神正论的体验(十二封信)》(1914)中,就旗帜鲜明地把宗教(主要是东正教)的基本精神——博爱,看成是连接现实世界与彼岸世界的关键,是真理的柱石和基础。他确信,真理是确实存在着的,只不过仅仅在纯理性的范围内是不可能探索到的。它是理性思维与非理性情感、现实世界与彼岸世界结合的产物。当然,巴·亚·弗洛连斯基在这里谈的主要是人的非理性化的情感范围。把理性思维与非理性情感联系在一起的便是人类的宗教活动,也是探索真理的唯一途径。

显然,把理性精神与非理性情感结合起来,到宗教中寻找“真理的柱石”,是白银时代俄罗斯宗教文化批评理论学派的一个明显特征。该派的理论家们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来构建自己的批评理论体系的。也正因为如此,本书的书名才被定为“走向真理的探索”。他们的研究思维模式不再是二元对立的,而是多元共生或融合联系的,这也许与俄罗斯跨越欧亚两大洲,位于东西方的交界处不无联系吧。

第二节 认识范式的转换： 由“二位一体”走向“三位一体”

长期以来,传统哲学对世界的认识处于两分法的认识范式之中,即物质(客观)世界与精神(主观)世界,并且往往把这两者对立起来,哲学界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便是最有代表性的例证。前者强调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物质世界决定精神世界;后者则恰恰相反,强调精神世界的第一性及其对物质世界的决定作用。

然而,白银时代俄罗斯宗教文化批评理论学派的宗教哲学则明显表现出自己的独特性,他们不再把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对立起来,而是强调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哲学的认识范式在这里发生了重大转换,这对于后来的文学研究和批评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白银时代俄罗斯宗教文化批评理论学派的宗教哲学基础来自于对俄罗斯宗教哲学家弗·谢·索洛维约夫哲学观点的批判继承和发展。弗·谢·索洛维约夫并没有把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对立起来,而是从古希腊哲学家、思想家柏拉图的“两个世界”的学说出发,认为,现实世界或此岸世界与“理念”世界或彼岸世界是共存的,前一个世界只是后一个世界的一种反映,一种被歪曲的类似物。他呼吁人们摆脱尘世的羁绊,走向那永恒的彼岸世界。弗·谢·索洛维约夫的目的是探讨和构建“精神”与“现实”共存的二位一体的世界。

应该说,弗·谢·索洛维约夫在强调两个世界之间相互联系的同时,也已经向着“三位一体”迈进。他的理论核心是完整知识,而完整知识是由三个相互联系的部分构成:神学(神秘主义的知识)、哲学(唯理论的知识)和科学(经验主义的知

识)。当然,这里知识体系的“三位一体”并不是神学知识、哲学知识和科学知识的简单相加,而是一种有机的融合。他强调,只有把理性与信仰、理性与自然、理念与经验、知识与生命融合起来,变二元对立为二元或多元融合,才能建立起完整知识体系的大厦。

瓦·瓦·罗赞诺夫沿着弗·谢·索洛维约夫的道路继续前进,努力探索现实世界与精神世界之间的联系,他甚至突破基督教的禁区,把性与宗教这两个本来相互对立的概念结合了起来:一边是最理性的、崇高的上帝,一边却是最本能的、低级的性欲。然而,究竟怎样在现实与精神、性与宗教之间建立有机的联系呢?瓦·瓦·罗赞诺夫提出了文学化的途径,也就是通过文学形象来实现。显然,在他这里,现实、精神、文学的“三位一体”思想是非常清晰的。

谢·尼·特鲁别茨科伊在继承了阿·斯·霍米雅科夫的聚和性概念同时,提出了个性意识、集体意识与普遍意识的“三位一体”。在他看来,意识要比个性宽广得多,它是聚和性的。真善美之所以能够客观地被认识,能够逐渐地被实现,就是因为人类的这种活生生的聚和性意识。聚和性意识成为了真理、博爱和理想人类的认识载体,同时这一切又使得聚和性意识存在了起来。在叶·尼·特鲁别茨科伊那里,基督教意识是真正连接永恒生命与短暂生命的纽带。基督教是把神和人结合起来的宗教,神和人的本质是不可分和不混合的,基督既是完美的上帝,也是完美的人。无疑,只有基督、神、人的“三位一体”才能够战胜威胁着生命意义的死亡,为生命意义的解决探索出新的途径。

德·谢·梅列日科夫斯基在走向“三位一体”的过程中,努力打破二元对立的束缚,例如精神与肉体、基督与敌基督、天上与地下、基督教与多神教、神人与人神,甚至还有圣父与圣子等;他的新宗教意识就是要用“三”来取代“二”,因此他特别喜爱创

作“三部曲”。为了达到“三”，德·谢·梅列日科夫斯基就需要一个“第三者”，这个第三者就是一个能够把二元融合为一体的综合。这个第三者就是圣灵，圣灵把圣父与圣子综合在一起，与圣母一起构成了德·谢·梅列日科夫斯基的新宗教意识的核心内容。

从表面上看，列夫·舍斯托夫的真理探索是在悲剧哲学和圣经哲学的两个世界中展开的。然而，只要深入分析，我们就不难看出他学说中的“三位一体”的思维路径。他的悲剧哲学的研究对象是人，但他是把人作为一个生物体与一个精神体的交织来考察人的悲剧性存在的，而摆脱这种悲剧，就需要信仰，就需要由圣经哲学来解决。显而易见，生物的人、精神的人与信仰构成了一个“三位一体”，前两者的统一与出路就是信仰。

尼·奥·洛斯基的理论核心是“实体活动者”，也就是具体的理想存在。他认为，在世界这个有机的整体中，不同的存在形式是有高低之分的，其中最低级的存在形式是受时空限制的现实存在，这种存在不具有统一的特征和基础。在现实存在之上，还存在着一种较高的、不受时空限制的理想存在，而理想存在又存在着两种形式：抽象的与具体的。因此，现实存在、抽象的理想存在与具体的理想存在构成了一个“三位一体”，统一于具体的理想存在，即“实体活动者”。

谢·尼·布尔加科夫在《哲学的悲剧》一书中，借鉴了基督教的基本信条之一的“三位一体”的概念，强调哲学研究的“三位一体”。当然，他赋予了“三位一体”以新的内涵，而不再是纯粹的“圣父、圣子和圣灵”的“三位一体”，而是物质（客体）、精神（主体）和存在（联系）。他用句子的形式来进一步说明三者之间的关系，如“我是什么”，这里，“我”是主体，“什么”是客体，“是”表示存在。谢·尼·布尔加科夫反复强调，主体、客体和存在是“三位一体”的有机整体，是不可分割的。在这里，精

神世界和客观世界共存于一个统一体之中,相互渗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人们不可能用理性去把握这个“三位一体”的世界,而只能用感觉和宗教信仰来领悟。

在文学文本的认识方面,谢·尼·布尔加科夫的主体、客体和存在的“三位一体”强调文化语境在文学文本构成中的重要作用。谢·尼·布尔加科夫作为一个宗教文化批评家,把文学文本中精神与个性的同一看成是由文化语境这个存在来实现的。谢·尼·布尔加科夫所指出的文化语境,虽然也在一定程度上包括了语言现实和历史语境的含义,但它更主要的是指宗教文化语境。因此,在他看来,文学文本是通过宗教文化语境对精神与个体的联系而构成的。

尼·亚·别尔嘉耶夫的人本学哲学探索的主要出发点是个体生存的基础,也就是要寻找人究竟如何摆脱悲剧性命运。他的思想从表层来看,确实是二元对立的,他把人的悲剧分成“外在的悲剧”(如贫穷、苦难等)和“内在的悲剧”。他又把“内在的悲剧”理解为,在人的意识中存在着宇宙的无限与生命的有限的二元对立。然而,尼·亚·别尔嘉耶夫并没有到此止步,他的主要任务是要走出悲剧,而不只是找到悲剧。他提出了一个第三者,即“在”,把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改成“我在故我思”,强调“在”的第一性。由此,他阐释了“在”的社会性,指出,人要把自己从悲剧中解脱出来,就要交往,要动态地“在”。这样,有限与无限、外在悲剧与内在悲剧就由“在”联系为一体,构成一个有机的“三位一体”,从而指明了人类自我拯救的新途径。

谢·路·弗兰克的探索与尼·亚·别尔嘉耶夫十分相似,他在自己的代表作《黑暗之光——基督教伦理学和社会学》中,把人一分为二,分为自然的生物体与精神的存在物。前者主要来自肉体本能的恶冲动,后者主要渊源于人的理性(神存在),